

流年碎影

复读之路

魏芳芳

一九八九年,我参加应届理科高考,化学和物理两门加起来七十五分。物理的线圈电流我在初中就搞不清方向,到高中,纵使物理老师是县里优秀教师,我还是学不好。化学老师是个中年女老师,人很好,但有机化学的芳烃苯基,对我一点也不友好,分子式跟天书差不多。高二分科的时候我要选文科,家人反对,说我们家全是文科,总要有个理科的。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于是我稀里糊涂无比痛苦地熬过了理科两年,八九届学生们也经历很多动荡,普遍考得很差,我名落孙山是必然的。

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,早就有复读的心理准备,却没有料到连回一中补习的分数都不够。我垂头丧气,连复读底线都达不到,还有什么希望呢?父母没有批评一句,大姐去托姐夫的弟弟黄老师,他在初中部教书。黄老师二话没说,去帮我找领导通融。学校答应让我回去复读,不过得交五百块钱。

五百块在一九八九年是个大数字,公办教师的父亲工资那时大约两百出头。家里因为二姐二哥比肩上大学要学费生活费,加上大哥去年刚在上海做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,驮了很多外债。娘只好带上我一家亲戚去借钱。正是三伏天,热得人发晕,我跟着娘走在田间小道上汗流浹背。每走一家,看她红着脸跟人家为我说着好话,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。我知道娘脸上也挂不住,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应届考上的,二姐还是县文科状元,远近闻名的美谈,到我这里,连个补习分都不够,多难为情。跑了七八家,都是穷亲戚,人家也没钱周转。一次次希望在黄昏里破灭,我黯然地对娘说不要借了,陪你在家干活吧。娘第二天一早就让我跟她去锄地,正是玉米扬花秀穗时,杂草没过脚踝,肥厚的玉米叶子锯齿一样锋利,不全副武装就会被划伤。地里一丝风都没有,汗像泉水一样往外冒,眼睛不停被汗水淹糊。

戴着大草帽的脸被蒸得生疼,背上也晒得火辣辣地疼。娘说,你受得了这么毒的日头下锄大秫秫,我还舍不得呢!

娘带着我继续访亲,近的访完就往远处访,终

于在金庄,大表叔宗友慷慨地拿出卖小麦还没来得及存的五百块钱,说,念书当紧。娘当时就红了眼圈,回家的路上,娘对我说,可要好好念了,你看借钱多难。她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。

我下定决心,弃理从文,只要肯花时间背诵,历史地理都比物理化学强。我把所有的高中教科书本借到后,每天天一亮,我就到北面新汴河滩上背书,踏着露水一直到太阳燥热才回家,黄昏再去,直到看不见字。那里无人打扰,开满曼陀罗花,蚊虫都没有。风雨无阻的夏天,我把文科书过了一遍,心里像新汴河里过的帆船,鼓胀着希望的风帆。开学到文科复读班报到,好多老师都劝我不要冒险,说从没遇到理科改文科能一年考上的。人家学了两年的文科你怎么赶得上?以前高一的历史李老师更是直言不讳,你还是去理科班吧,别浪费补习钱了。我坐在拥挤不堪的文科补习班第一排,坚如磐石,几节历史课之后,她不再多话。

这一年里,我遇到了改变我生命轨迹的岳老师。他是一个不被好成绩学生喜欢的数学老师,讲课进度慢,反复问大家是否听懂。如果有一人听不懂,他会再讲一遍。我坐在第一排,听不懂的时候就会大声问,他就会更细致地讲。后来我为了不拖老师课程进度,再不懂就会去他家问。他家就在我们教室后面,师母是个慈眉善目的家庭主妇。对待来问难题的学生,老师一家热情相待,有时候师母还给我们烧点热茶喝。岳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,让我高一即遇到暴戾的数学老师心理阴影渐渐散去。数学越来越不难,语文英语本来就不弱,加上苦背一个暑假的地理历史政治,高考能走就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。我住在学校后门党校大哥家,那时大哥嫂子刚结婚,给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后勤保障。我和常常来一起学习的同学们做了一年的电灯泡,这里得向大哥大嫂致谢。

发榜那天早晨,我笑着对爸说,如果你到中午还没有见我回家,到泗五大桥下捞我吧。我爸气得朝我使劲扬起了一个巴掌,半空中划了个弧落在我自行车的坐垫上,说,考好上大学,考不好家里这前后两进大屋你擎着,招个上门女婿,我天天吃猪蹄子多得意!

我忐忑不安地骑着车子上了新汴河堰坝,过泗五大桥,桥头粉绒绒的合欢花已经谢了,我下意识地往桥下看,河水很浅,一艘小划子停在桥墩阴凉下,一个老妇扯着网,抓小鱼。考不上大学,我会不会也来撒网逮鱼?胡思乱想时,我的初中高中同班徐同学赶上了我,他倒是一向淡定,在他脸上永远都是微微笑的表情,我也一下子不那么焦虑了。我俩东拉

西扯地并肩骑着车往一中去,那天太阳很大,灰也重,县城那时候总是尘土飞扬。路过泗州酒厂的时候,酒糟的味道沿着幸福闸下的水蒸腾而上,我居然有种醉酒的感觉,酒糟味比白酒的味道淡,发酵后还有甜味。我跟徐同学说,这感觉不错,也许是个好兆头,他说你肯定行的。

到了学校,教室乱哄哄的,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集,还在讨论数学题作文题,经过了二十多天在家给玉米黄豆除草,我全忘记了考试内容。木已成舟,还去讨论那无用的干吗?我钻进了几个女生的圈子,多天不见,想念一起起五更睡半夜的好朋友。但大家都满怀心事,毕业留言簿上也早已写满了告别的话,祝福的话,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打破这氛围。只有等待吧。

大约十点多钟,班主任进来了,大家围拢过去,又重新坐回位子。我拿到成绩单一看,数学满分120分,我意外地考了110分,分数线同时下来,我过了本科线六分。大哥不知什么时候来的,候在门外,赶紧飞奔过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他激动地全然忘记自己胸前的大伤疤,把我举老高,大笑道,高兴!小妹考了个小本科!哥买糖去!大哥真的去买了好大一包水果糖,兴冲冲地在班里发,我的那些死党同学跟我大哥都很熟,管考上考不上,糖总是甜的。

这个分数对我来说,简直是奇迹了。宗友表叔的钱去年腊月底还上了,娘带着我,拎两瓶大曲酒去小金庄,两边的玉米地依然密不透风,我俩汗流浹背走在土路上,心绪已大不同。

漫长的等待,通知书在八月中姗姗来迟,九月五号,二姐带着我,扛着大包小包,从明光挤绿皮火车到上海火车站,转公交夜宵线,轻车熟路地走进了她的校园,从此我们俩成了校园里两对姐妹花中的一对,走哪她都牵着我的手。父亲写信寄钱,一封就够了。没想到,二姐这一牵手,就是几十年被她呵护的光阴。

校园搬迁,多年后辗转打听到岳老师家,竟然也在娘住的城关。当天爸挑了他酒柜中最好的两瓶酒,我和娘带上去拜访岳老师。他退休了,说话比以前更慢条斯理。只是他忘记我的名字了。我娘说,他记不住你的名字没关系,我真高兴你记住了他。



草原之旅 周文静 摄

边走边看

荷 畔

李凤仙

午后,落了一阵露珠雨。父亲小睡十几分钟醒后,想去看小雨之后的荷。

驱车到湿地,绿色的树,白的、粉的夹竹桃花密密匝匝,柳丝在风中甚至掀起壮阔的碧波。游人三三两两,老者、小孩居多,老者步履闲适,小孩额角挂着晶亮的汗珠,眼神像流泉飞转。

湖塘的荷如翠伞,覆盖水面,一枝枝粉花灼亮了灰蒙蒙的天幕。荷叶的香气,荷花的香气,清而幽,流淌进肺腑。鹭鸶低低盘旋于荷上,仿佛是乘东风翱翔的纸鸢。

一只野鸭在水面上昂首滑行,尾后的水波像巨大的折扇徐徐打开,清凌凌的细波轻轻荡漾,天光云影如丝绦一样微微颤抖。鸭子游到岸边,张开翅膀,伸长脖子,一个助跳上了岸,兴奋地叫着,像是在自言自语,旋即摇摆着丰腴的身子,挺着高高的胸,不急不慌地迈向青草深处。

“这么大鸭子,是家鸭还是野鸭?”有人说。“当然是野鸭,湿地哪有家鸭呢?”“哎呀,野鸭一点都不怕人呢!”

“咦,那里还有一只呢?”“是对鸭吧?这片湿地,应该有不少野鸭。”

两只野鸭会师了,并肩走向另一片荷塘。野鸭路过的池塘,几叶小荷像画卷,半卷半舒。翩然来了一只白蝶,梨花瓣一样的翼,舒展折叠,反复几回,仿佛在深嗅小荷的体香。

“哇!这边的荷叶连到天边了!”一个男孩跑过,清脆的欢呼声惊得白蝶抬翅疾飞。凉风拂面,荷叶哗哗欢叫,如下暴雨。清秀洁净的荷叶,洒脱地摇晃,轻伏,翻覆,掀拢,伞盖兜着的水珠悄然落下,一圈圈细密的涟漪荡开,缓缓消逝。碧浪又一波涌动,落珠再晕涟漪,细而密,如无数同心圆倏然扩散。

小男孩面若绽放的粉荷,他张着双臂倒着走,笑声如银瓶迸裂。一位老年妇女推着轮椅走向男孩,轮椅上,静静坐着白发老先生。她的笑容如荡开的细密涟漪,他眼神如凝固的水面,仿佛对一切视而不见。他们缓缓行进在小男孩的目光里。三个人停在花语桥上,男孩指指点点,他们脚下的荷叶如茫茫碧海,接住荷叶的远山,似披着飘渺的轻纱。

我们在荷塘的阡陌上,遇到了狗屎桃,即野桃。某年某月某天,吃桃的人吃净桃肉,“噗”,核落在田埂、山坡、地头、院里、门前,忽然长出一棵小桃树,忽然一树桃花,忽然桃子坠垂了枝丫。我们遇到的桃树,桃子累累,枝丫纷垂。父亲说狗屎桃长得好,走近桃树,摘了两个,以手指推推绒毛,“咔嚓”,酸得眉头结了个大疙瘩,却朗声说:“还没熟,很硬,很酸。但,是狗屎桃的味。”

一抬头,一轮白银盘似的太阳正照在前额,远处,一只鱼鹰在绿色的波涛上滑翔,翅膀忽然猛然扇动,如两把镰刀型大扇子。鱼鹰径直朝“白银盘”飞去,两个大翅膀尖微微上翘,如同托住了太阳,它的四周,无边无际的青荷,翠色欲流。

